

阴差阳错

慧敏 著



这是一幅小人物命运的浮世绘
这是一首文学版的《命运》交响曲
这是一部中国版的《身份》

这部以户口问题为主线的小说堪比路遥的名作《人生》，既是百姓百味生活的历史缩影，又是一部平民的奋斗史。

户口曾是城乡差别的身份象征，是一道深深的无形鸿沟，折磨、改变、制约着无数人的命运。

作家出版社

阴差阳错

慧敏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阴差阳错 / 慧敏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63-7826-0

I. ①阴… II. ①慧…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5806号

阴差阳错

作 者: 慧 敏

责任编辑: 韩 星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530 千

印 张: 28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26-0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经友人介绍，有幸拜读了慧敏著长篇小说《阴差阳错》，感慨有加。因为我也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体验者。歌德有句名言：“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作者通过考查、总结、积累，借“户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符号，在个体生命中而发生的命运转换、人生的悲欢离合、生活的喜怒哀乐，进行艺术加工、提炼，文字显示出如实而生动的形象，给人们以深刻的反思，有纯朴，有苦涩，有甜蜜，有梦想，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小说题材切入点角度独特：以“瓦大门”作为象征性的建筑物，赋予了它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充满时代色彩的户口问题为主线，写出了那个时代阴差阳错的人生命运，带着浓浓的怀旧色彩，唤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既有重大的历史感，同时又是一部平民奋斗的历史。

小说围绕着具有历史意蕴的户口问题，展示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喜剧，是百姓生活的历史缩影。户口曾经作为一代人的身份象征，户口曾经带来的荣耀和悲喜都已随着改革的潮流远去，但留在人们心底的旧的回忆却历久弥新，永远挥之不去。户口的改变，不但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也改变了人的性格。小说在叙述中，也展示了户口对人性的冲击和改造。老一辈的愿望，在年轻一代的奋斗中实现，代价却异常沉重。

打动人心的写实生活，极具情感震撼力量。人物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其中生活化的情感细节，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被带到曾经熟悉的年代，在记忆中寻找曾经得到和失落的梦想，会在经历过的年龄群体中产生强烈的共鸣。细腻的情感刻画，原生态的生活还原，加上跌宕起伏的情势、出人意料的境遇、人物命运的波折，让人牵挂不已，无法释怀。

近几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祖国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也融入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形成了现代文明，但泥沙俱下，西方很多颓废思潮也在不断侵蚀、毒害着青少年和思想不健康者，特别是

对“文革”及近期改革开放，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不全面的角度，都想充当救世主的态度，进行随意歌颂、恣意诽谤。从《阴差阳错》中，我们看出了伟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在小说人物身上，都能看到他们对“忠、孝、诚、信、礼、义、廉、耻”的解读。认真翻阅《阴差阳错》，很多事如吾亲临，很多情节，与《红楼梦》写作手法相似。曹雪芹在京西著红楼时举家食粥，绳床瓦灶，生活相当拮据，但他能苦中有乐，绝不沉沦下去，把生活中的情趣写出来，做到君子安贫乐道，这正是中国文人的情愫。乾隆四十九年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八十回《红楼梦》序说：“夫谨大局转瞬兴亡，警世醒而益醒；太虚演曲，预定荣枯，乃是梦中说梦。”正传达了作者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深化改革新时期，能有像《阴差阳错》这样的文学作品问世，重温上一世纪的中国历史，对世人有警醒作用，劝人向善，少走弯路，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这也是作者的苦衷之所在。

是为序，不知所云。致谢看官。

万伯翱

于甲午初雪北京苹花书屋中

目 录

序 章 瓦大门的传说	1
第一章 难解的土豆情结	3
第二章 郝家人的情景剧	13
第三章 又是一年春来早	23
第四章 醉里梦外的是非	31
第五章 故事里的故事	44
第六章 似是而非的情结	58
第七章 有意无意“小白顶”	68
第八章 世事总是闲情多	83
第九章 放櫓江湖又一景	96
第十章 人情似故乡	109
第十一章 派出所里的风波	117
第十二章 地窖子里的青铜剑	127
第十三章 拜师戏中的戏外戏	140
第十四章 老大离家徒悲喜	154
第十五章 情缘不知趣	166
第十六章 今非昔比话大庙	178
第十七章 世间情事知多少	191
第十八章 并非托孤意义的“托孤”	202
第十九章 乡情里的世故	213
第二十章 人生难得几回醉	228
第二十一章 人生之种落地是根	237
第二十二章 今非昔比的城市生活	253

第二十三章 人生处处有机缘	268
第二十四章 酸甜苦辣城市味	279
第二十五章 路见不平一声吼	292
第二十六章 城市的路踩不出足迹	304
第二十七章 缘来缘去婚为情	320
第二十八章 情里情外都是意	335
第二十九章 西出阳关有故情	346
第三十章 人情世故浮世绘	361
第三十一章 情迷意乱何处去	376
第三十二章 雾里看花世情薄	390
第三十三章 人生难料悲苦事	406
第三十四章 人间尽是未了情	418
第三十五章 没有结局的尾声	429

序章 瓦大门的传说

据说，解放后不久，有一位自称是清代画家陈璞后人的人，写过一封“瓦大门陈霄汉收”的信被退回了。陈霄汉说陈璞是他的先人。后来，陈霄汉多次去北京寻找此人未果。再后来，随着陈霄汉的归西，陈璞后人寻根的事便烟消云散了。当然，这只是“据说”而已，并非“史说”。

瓦大门，这座堂院式的古典建筑，陈霄汉认定是祖先建造的，是陈家的故居。解放前，瓦大门里住着陈霄汉的三房太太，随着社会变革，她们的人生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至于演绎了怎样的命运悲喜剧，也只是小说的一道道布景了。

物是人非。如今瓦大门易主，分别住着郝家、郑家、王家。如今人们一提到瓦大门，就是城乡二元的对立，就是户口问题的折磨。有关《阴差阳错》的故事，就发生在瓦大门里。

第一章 难解的土豆情结

瓦大门位于柳村的中心地段。

瓦大门原是村里大地主陈霄汉的宅院，为什么叫瓦大门，祖辈没有个说法。瓦大门的地基高于其他村民的地基，门的形状类似山门。门脊呈倒V形，上面层叠着青瓦，瓦块的缝隙里常年生长着无名的小草，很茂盛的一片，在枯荣中追随着岁月。瓦大门的上面蹲坐着两只石兽，样子像貔貅，它们大瞪着双眼，默默地关注着时代的变迁。

走进大门，是一条几十米的胡同，两边的墙为青砖砌就，两米多高，墙脊也呈倒V形，上面也砌上了瓦片。也许是风吹日晒，也许是常有人翻墙而过，瓦片掉了不少，看上去像是老人的豁齿，给人兜不住风的感觉。

故而，瓦大门的风水破了，住在这里的人，不像当年陈霄汉在世时那般红火了。但枣红色的大木门依旧透着光宗耀祖的气派，瓦大门前的那对石头狮子依旧威风凛凛，它们构成的旧时风景，不时地提醒着昔日的梦。

瓦大门内有三处四合院，均为堂院式建筑，青砖灰瓦，画栋雕梁，分别住着郝家、郑家、王家。

郝青田一家住在最后面的一处四合院里。他和妻子姜美兰生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长子郝阳，闺女郝月，次子郝星。

夫妻俩和女儿住在五间北屋里，俩儿子住东厢，西厢做饭屋。因为院门常被人踹得七零八落，所以院落显得很破败。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俩儿子爱打抱不平，经常会把那些欺软怕硬的孩子打得鼻破脸肿。于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便气冲冲地踹开院门，找郝家夫妇说事拉理，或者大吵大闹。每每如此，郝青田夫妇总是赔笑脸赔不是，尽显卑恭之态。而郝青田便隔三岔五地修缮院门，修得不好还会被妻子指责不中用。

因为院门的事吵架，便成了夫妻俩的家常便饭。

“连个门都弄不好，你还能做啥呢？”姜美兰生气地抱怨。

郝青田摇头晃脑地唱京戏：“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边唱边揽过妻子，

“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

姜美兰一把推开丈夫，忍着笑，板着脸：“别没正经！缸里的面快没有了。”

郝青田一拍胸脯：“我一句话就有了！”这句话是郝青田的代名词，柳村的人有时就拿这话讽刺他。

姜美兰每每看到丈夫的这个形体动作，听到丈夫的这句豪言，就会讥笑道：“你是一句话啊！一句话把我们骗到农村来了！”

这时候，郝青田就不敢接茬了。然而他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又不允许他在妻子面前丢失尊严，可他又不能向妻子解释“骗”的原因，更不想和妻子较真。于是，郝青田便又学着《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口音，嬉皮笑脸地说：“亲爱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姜美兰看眼丈夫，苦笑着长叹一声，该做啥就做啥去了。即使在吵架中，姜美兰也有一种女人的柔善之美。

诸如此类版本的吵架，就像天上的星星已经数不清了，其中又有多少生动有趣的细节，也已化作了生活的滋味。在这里要强调一下，郝家儿女对父母的称谓是爸妈，这有别于村人，村里人管父亲叫大大，管母亲叫nia，《现代汉语字典》中都没有这个字。另外，每天早上，郝家人端着形状各异的器具，站在院子里刷牙，在村里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其实，郝家夫妻吵架的背后，有一个深刻而鲜明的主题，这便是：姜美兰力争要让她的儿女走进她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而郝青田却在努力守候着他心中的“瓦大门”，以便让他的妻子儿女能安居乐业。

这是郝家夫妻矛盾的焦点，而焦点的焦点是户口问题。

非转农与农转非的互换、纠结，成为了郝家儿女的人生主旋律，这是郝青田当年举家迁农时没有料到的。然而，因为户口问题而发酵的生活“佐料”，却渐变成了一味有毒的“中药”，不仅要了郝青田的命、毁了姜美兰的生活，而且也浸入了郝家儿女的人生……当年基于一种尊严的行为，却改变了家人的命运，这也是郝青田始料不及的。

时值倒春寒的天气，昨晚落了一场桃花雪，棉被般覆盖着大地。春阳很清澈，温情地融化着地上的白雪，天地间弥漫着浓郁的寒气。

姜美兰在做早饭，铁锅里炖着土豆，四周贴了红薯面与玉米面混合的饼子。柴火不干，她使劲地拉着风箱。年已不惑的姜美兰，身材小巧玲珑，肤色白净，说着一口江南依语。蓝底白花的制服褂，黑色的制服裤，整个人清清爽爽，透着城里人的洋气，就连屁股后面的那两块补丁也很有风度，一点也不显寒酸。姜美兰特别爱干净，喜欢挥霍水，家里的衣物及生活用品，差不多每天都要洗一次。

这时，晨阳钻进来了，浑浊了饭屋里的水汽。姜美兰把风箱拉得飞快，可就是不起火苗。眼看锅沿上的饼子就要出溜下去了，她起身站在饭屋门口，冲着堂屋喊：“郝青田，你快去弄些干柴火来！”

郝青田还没起床，正望着屋梁上的一架蜘蛛网想心事。听到妻子带了气的喊声，忙应了一句“遵命老婆”便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套上那件蓝色制服棉袄，蹬上那条军用绒裤，穿上那双劳保鞋，急忙下地。走到门口时，忽然觉得穿军用绒裤出门有伤大雅，又急忙罩了一条灰色的制服裤子，没顾得系棉袄扣子，就匆忙地出了屋门。此时，郝青田敞着怀，白色秋衣里的胸部很结实，裸露在寒风中，像被一夜北风吹过的土路，洁净、贫贱而又很孤傲。土路是因为人走出来的，故而摆出一副不买人账的孤傲；郝青田的孤傲是因为他就是他，一个有着“土豆情结”的落魄男人，因了这个“情结”而举家迁农，身怀绝技却干着连傻瓜都能干的看坡活路。

故而，郝青田在村人的眼里，有三种形象：在麦秋两季，村里人看到的是一个壮年，整天嘻嘻哈哈地绕着庄稼地转；农家的这两个季节一过，郝青田就变成了一个背着帆布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走村串庄修农机的技工；闲暇时，郝青田坐在马扎上，戴着眼镜看书，郝家的院子里，就又多了一位看书先生。

看坡的壮年，忙碌的农技工，看书的先生，郝青田给人的形象很另类。

另类有时就是个性，个性的另一种含义则是魅力。在农村生活了多年的郝青田，其形态神貌、行为意识应该有些入乡随俗了，可他就是没有进入农家人的状态。刚过不惑之年的他，像一个白面书生，细杆长条，留着很时尚的杜丘头，脸上挂了副宽边眼镜。从眼镜的款式和质地上看，它跟着主人有些年代了。郝青田视眼镜为生命，形影不离他的脸，一来说明他确实离不开它，因为他是高度近视。二来呢，这是一种表明，表明他沦落为农是历史的错误，他想用眼镜与老农隔绝开来。因为只有这样，他的老婆姜美兰才会一觉醒来，看到的不是老农，而是一个戴了宽边眼镜的八级工！老婆的欣赏和宽容，也才会让他的“土豆情结”永远是“结”。既然心有死结解不得，那就要努力做个乖男人。

走出院门，外面的雪景竟然如此飘逸！举目望去，不远处的河堤上，那棵独领风骚的白杨依次错落着五个鸟巢，上面落了一层白雪，看上去像一个个大雪球，真是太美了！郝青田不由得“啊呀”了一声，是很正宗的京剧叫场，老生的味道很浓。

“包龙图……”唱腔刚出口，郝青田又急忙咽回去了，老婆吩咐的事儿要紧。于是，郝青田便迈着老生的台步向自家的柴堆走去了，唱不得可以做得，这是他一贯的做派。

柴堆上面落了厚厚的雪，看上去像个雪人。郝青田用手拨开一片雪，向里

面掏着干柴。由于柴堆比较高，往里掏时就有雪球哗啦啦地落进了郝青田的脖子，他站起来胡乱地抖搂着衣服，想让雪球从上往下掉落，谁知雪球经过他的胸部时就已经化成水了，弄得他很不舒服，掏柴火时就有些气急败坏了。

故而，郝青田抱着柴火往家里走时，脸上就像落了一层霜。

这时，有一位村妇看见郝青田敞怀露胸，抱着一抱柴火，霜着脸，就开玩笑说：“哟，青田，啥时也学得娘儿们使调了？还觑着个娘儿们脸！”

这个村妇叫包培荣，四十多岁的样子，人高马大。她是柳村第三生产小队的妇女队长。此时，包培荣穿了一件肥大的黑棉袄，外罩了一件紫色的棉坎肩，大裆棉裤套着一条皱皱巴巴的黑色裤子，扎着腿，头上包了一条红色方巾，很典型的农家女人装扮。包培荣在妇女队长一职上很尽责，因为脸黑的缘故，村人们就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女老包。说实话，包培荣长得不丑，黑得也很有味道，但因为不会打扮，又整天喝五吆六，就没有一点女人味儿了。少了女人味儿，漂亮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包培荣经常派姜美兰干重活，郝青田平时见了她总是爱答不理，就抓了抓头皮，冷笑道：“你倒是整天觑着个爷们儿脸，把关山叔都觑娘儿们了！”

包培荣脸面大失，可她知道郝青田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便笑了说：“俺看，美兰也是越来越爷们儿了，啥重活都能干啦！”

郝青田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他没本事，这是他最忌讳的话，不由心火上升，但他知道老婆正等着柴火烧饭，就翻了翻白眼说：“你以后别欺负我家美兰！”说完扭头就走了，他实在不愿意和这个女人多嘴。

包培荣就怕郝青田说她欺负姜美兰，这是她的心病，这心病结于那年夏天给玉米锄草……

多年前，县里把试种海南岛玉米的试验田，安排在了柳村的第三小队，由包培荣全权负责，试种成功了就在全县推广。村长说试验田只要在县里推广，就让包培荣当柳村的妇女主任。那天，县里组织人来参观，包培荣想在领导及众人面前显示其半边天的威风，就把三小队的妇女都叫到试验田里来了。当参观团来到试验田时，却忽然发现了倒地而亡的玉米苗。这在包培荣看来，就好比是把她的乌纱帽给除掉了。包培荣弯腰抓起一把玉米苗，又一把拽过姜美兰，把手中的玉米苗甩到她的脸上，呵斥道：“你除了会生孩子，还会干啥？”

姜美兰哪里受过这种羞辱，就哭着跑回了家。随后郝青田气冲冲地找到了包培荣，二话不说就给了她一巴掌。又骂道：“你个臭娘儿们，倒伤这块田不就是想升官么？我老婆就是会生孩子，怎么了？而且有男有女，个个有模有样。你也会生，生了一窝赔钱货！老绝户！”骂完，拉起姜美兰就走了。

事后，包培荣向男人郑关山哭诉，他竟然也说了一句“你以后别欺负人家美兰”的话……

此时，这句话刺一样扎疼了包培荣的心，她正想发火时，却忽然看到闺女玉平和郝月远远地走着，后面跟着郝阳，潜伏在她心里的那个念头又倏地闪出来了：郝青田夫妇是从大城市来的，说不准哪天还会返城哩！要是玉平能嫁到郝家，没准就能转成城市户口了……包培荣兴奋地追上郝青田，笑了说：“那今儿哩，俺就给美兰派个轻快活，让她去挑土豆种吧！把剩下的小土豆拿回家，给孩子们煮煮吃。”

郝青田闻言，头嗡的一下大了，“把小土豆拿回家”，这七个字像七记响亮的耳光，毫不留情地掴在了他的脸上，他感到了热辣辣的痛，但更多的是难以忍受的恼羞。于是，郝青田立时就发怒了，他停下脚步，身子僵直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扔掉怀里的柴火，几步奔到包培荣面前，直视着她，眼里透着一股怒火：“你什么意思？”

包培荣见郝青田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她很惊慌，可又觉得自己并没有说错话，便陪着笑脸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她怕郝青田不领自己的情，又强调：“青田，以前俺是对不住美兰，往后俺会照顾她的，今天让她去挑土豆……”

郝青田没等包培荣说完，就挥拳打了过去。

包培荣被打蒙了，稍许缓过神来，抹了抹嘴角上的血，一头撞向郝青田，哭骂道：“狗咬吕洞宾不认好歹人，俺让你老婆把小土豆拿回家……”

“啪”的一记耳光，郝青田又重重地打了过去。

包培荣的鼻孔里立时流出了鲜血，她抹了一把脸，扑腾一下坐在地上，捂着腿，爹啊娘地号啕起来了。她满面是血，披头散发，边哭边甩动那条红方巾，像是在甩动一面小红旗，那样子很是滑稽可笑。

村干部被打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就有村妇上前劝慰和问缘由，还有为包培荣擦眼泪的，也有拉她起来的。包培荣见状，顺势从地上站起来，甩了把鼻涕，挥动着红方巾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当说到“土豆”时，郝青田就想动手打人，他敞着怀，气势汹汹。人们弄不清这个一向温文尔雅的男人怎么了，听妇女队长的解说，人家并没有错啊！即便是欺负过你老婆，可这会儿人家却没有招惹你啊？

“青田，你这是干吗哩？有理说理，有事说事，动手打人可不对哩！”有人劝拉着郝青田。

包培荣闻言，顿感委屈，她用红方巾擦了把泪，哭诉道：“社员同志们啊，你们看看，你们想想啊，咱队里亏待过他郝家么？从郝青田下放到咱村的

那天起，一届届的领导，哪个不照顾他一家子？他下不了力，就让他去看庄稼！社员同志们啊，你们想想，这是一个壮劳力干的活吗？闲下时，他四处去修农机，队里管过他么？那可是搞资本主义哩！”包培荣越说越有气，“郝青田，当年的‘领袖破相’事件，没有追究你替现行反革命说话的罪行，是看了姜美兰的面子！”

人群骚动了一会儿，便把目光投向了郝青田。

郝青田是第一次听说当年的“领袖破相”事件跟他老婆有关，就瞪了眼问：“包培荣，你把话说清楚！”包培荣看有这么多人，勇气大增，她扯了扯嘴角，言道：“美兰跟人求情了呗！”被这个男人平白无故地打了一顿，她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也顾不得心底的那个“念头”了。

“你胡说！我老婆的骨头没那么贱！”郝青田怒吼道。包培荣当然明白这个“贱”字的含义，她恼羞成怒：“哼！贱不贱的美兰知道。”

郝青田本来是含沙射影包培荣的，听到这句话，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刘向东当年没有抓住他不放，说不定这里面真有问题！郝青田更加恼羞成怒，挥拳欲打时，被人拉住了。郝青田又大骂拉架的人，骂他们舔女老包的臭腚。

拉架的人挨了郝青田的骂，就更使劲地抓住他不放。郝青田挣脱着，一只手臂从棉袄袖子里挣脱了出来，他抡圆了那只裸露在寒风中的手臂，一边叫骂一边要去打人。然而，郝青田挣脱得越厉害，人们就抓得他越紧，那只胳膊被抓出了血印。

包培荣见郝青田像一头被捆绑的牯牛，只有发怒挣扎的份儿，心里一乐，仗着有人，继续放言：“郝青田，你没良心！自从你偷着把你一家老小的户口从大城市弄到咱村后，你家工分不够，人头粮可一两也没少吧？”

郝青田怔了怔，他一时无言相对。

郝家在村里是有名的缺粮户，缺粮即是缺工分。在凭工分吃饭的年月，缺粮户就是生产队的累赘。按照当时的分配原则，缺工分可以少分工分粮，但“人头粮”一两也不能少。一些劳力多的人家，就认为是从他们的口中夺粮，故而对郝家很是耿耿于怀。生产队长刘向东借机泄私愤，说长了一副穷书生模样的郝青田，别的活干不了，倒养了一窝领“人头粮”的孩子。而妇女队长包培荣说得更生动，那个南蛮子啥针线活不会，养孩子倒是有绝活。

在柳村享受“人头粮”政策的也不是郝青田一家，可为什么单就他家受人欺负或歧视呢？俗话说，醋在哪酸盐从哪咸都有出处，这跟郝家所在的生产队有关联——生产队长刘向东与郝青田有仇。

那是一件发生在“文革”中的惨案。陈霄汉是柳村的大地主，在土改运动

中被批斗悬梁自尽，他的大老婆随后喝了砒霜，二老婆被吓疯后投井身亡，唯独他俊美的三老婆吴云香逃出了土改运动。因为在土改来临之际，她带着儿女主动与陈霄汉划清了界线，幸运地被划为了中农，在柳村亮起了大名吴云香。

净身出户的吴云香，带着儿女搬到了村东的两间场屋，她的青春和美貌以及生命的骚动，是怎样被这处破旧的、浸透了看场男人体味的屋子消化的，人们不得而知。多少个朝花夕拾中，人们看到的是吴云香春种秋收的身影，还有就是——一日两餐时，在场屋屋顶飘荡的炊烟。也许忙碌的身影和袅袅的炊烟，素朴了吴云香的形象，人们又习惯地称她为霄汉婶了。

霄汉婶多年来一直早起拾粪，这个爱好根深蒂固。那天早上，霄汉婶起来拾粪时，被民兵队长发现，她一慌乱就把粪藏到柴堆里了。不幸的是，柴堆上面张贴了一幅领袖像；更不幸的是，领袖的嘴巴上破了一个洞，那个洞有玉米粒那么大，破洞与标志领袖个性的那颗痣只一线之差，粪叉子刚好插在了这个破洞上，这就加大了破损度。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刘向东得知此事后，当即就把霄汉婶定为了“现行反革命”，活活地将她打死了。

那是三伏天，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被吊在树上，刘向东指挥着造反派，用蘸了盐水的柳条边抽边问她，是不是给领袖破了相。人们猜测可能是风雨惹的祸，领袖日夜站在墙壁上，风吹日晒，早已经不堪一击了，一阵风或一个雨点都会给他破相的。可是，霄汉婶却一口咬定，就是她用粪叉划破的！

会场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底下暗暗使劲，用口形或者用手势向霄汉婶示意，要她推翻刚才的口供。

当时，郝青田也在场，他急得抓耳挠腮，终于忍不住说：“那是风雨惹的祸！”他的声音很大，霄汉婶听到了，她呆怔地看了他一会儿，又冲他笑了笑……这种肢体语言，烙铁一样，在郝青田的心里烙出了一幅难以磨灭的生命肖像。为此，郝青田多次撞客，就是学着去世人的语气说话，甚至连神情都会酷似，人们就说是死者的魂附在这个人身上了，农村里常发生这样的事。撞客时，郝青田说话的语气、神态都酷似了霄汉婶。这件事的反复再现，使得从不相信鬼神的郝青田，在深更半夜时分，不得不一次次地陪同姜美兰去十字路口给霄汉婶送纸钱，以安抚她的在天之灵。

郝青田跪在地上说，我知道婶子死得冤，你去找你的仇人附身，让他感受一下你的痛苦。姜美兰也跪着说，是啊，霄汉婶，你去找刘向东，让他受受你的罪。

郝青田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狠毒的人，最好让他断子绝孙！这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其实郝青田一直悔恨不已的是，他当时怎么不去夺过施暴者手中的柳条去抽刘向东！这种悔恨折磨了郝青田多年，以至于每当听到《唱支山歌

给党听》时，他就会痛苦万分——“夺过鞭子揍敌人”，他当时要是把这句歌词化为行动，那该是多么的壮怀激烈！多么的英雄无悔啊！然而，郝青田却没有这样的壮举，面对霄汉婶呆怔的眼神和笑容，他有的只是不解。让郝青田更不解的是，当刘向东再次问霄汉婶为什么给领袖破相时，她挥着树根一般的手，说她恨毛主席不让她拾粪！刘向东大怒，柳条雨点般地抽在了霄汉婶的身上。她脸色苍白，问人要水喝，造反派不但不给她水，还把她闺女爱莲送来的水打翻了。不大一会儿，霄汉婶就没气了。让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那个三伏天的下午，霄汉婶的闺女爱莲居然到台上去演节目了。然而，不久爱莲就失踪了，有人说她下了东北。

郝青田说的那句话，也被刘向东听到了，事后他找到郝青田，指责说：“你说是风雨惹的祸，是替现行反革命说话。”

郝青田问：“你定霄汉婶现行反革命，走没走法律程序？”

刘向东翻了翻眼珠，讥笑道：“啥叫法律程序？咱大老粗不懂。但贫下中农的心是向着毛主席的，她给领袖破相就是现行反革命，抓她无罪！你刚才也听到了，她也承认了。”

“你随便定罪，是蔑视法律！”

“听说你是偷着把你一家老小的户口从大城市弄到咱村的，是个啥情况，你能说说么？”

郝青田就是听到这句话，才把握紧了的拳头又松开的。

后来，郝青田也才悟出，霄汉婶之所以没有听他的话，其实是在保护他。而自那以后，郝青田也就成了刘向东的眼中钉，时不时地寻机报复他。

官官相护，妇女队长包培荣自然会向着刘向东，何况两人又有着一些男女私情。故而，麦秋两季分粮时，刘向东和包培荣总会借机讽刺挖苦郝家夫妻，而那些马屁精更是说三道四。每每受此委屈，姜美兰唯一的宣泄口，就是抱怨郝青田不该把一家人的户口迁到农村，郝青田的回答是声声叹息。女人的哭诉，男人的叹息，成了郝家人生活的一支曲调……

岁月流逝，这一切流进了郝家儿女的心田，便潜移默化了儿女们的性格：儿子爱打抱不平，女儿逆来顺受。

不过，柳村人还是很欣赏郝家的，认为这家人与村人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大人孩子不仅长得洋气，而且还很文化。因为郝青田几杯小酒落肚后，经常会唱一段京戏，而姜美兰也会哼几句越剧，都是传统剧目中的戏文。两人还经常出些谜语让孩子们猜，讲些故事给孩子们听，惹得孩子们“爸，妈”地叫个不停。

就在郝青田无所适从时，有个女人开话了，她说：“包培荣，你说话得讲